

番外書冊

和書門			
一八三九七	二一八	二〇六	二〇六
類	函	架	冊

內閣文庫			
一八三九七	二〇六	二〇六	二〇六
類	冊	架	函

詩集

內閣文庫	
番號	和 18397
冊數	20 (19)
函號	206 14



律集卷之二十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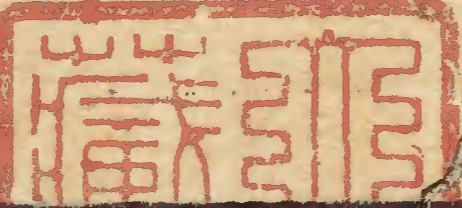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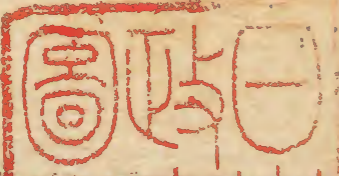
書牘二十五首

與悅峯和尚

昨扣梵僑始接慈羊種種眇譚如響應鐘大則春容
 小則吁喁筆飛生風墨落成花意者自性妙明月照
 萬川隨遇為形靡觸弗通不然大方之士纖細弗遺
 如和尚孰能信之哉加以諄諄善誨和氣可掬歸後
 恍然幾乎心醉益嘗歷撰世所謂善知識者或孤峻

淺草文庫

物茂卿著



且來集 卷之二十九

絕物或町眈立防。要之陂量洋洋獨於和尚見之耳。昔大函氏評王李二家有曰。峨眉天際白雪孰若滄海迴瀾。蓋言高不兼大而大迺能高也。雖曰弗類亦近取譬。汗不阿好。何其獻媚。所憾者碎錦片璣悉歸公上。微言緒論不留底案。譬諸貧子夢入龍藏。暴富壞寶黃梁一熟。依然空手。但覺甘露堂中醍醐味。猶且着齒頰間。漱口不去也。伏願甘露味三字。禪暇重勞巨筆掛在蝸廬。則和尚夙緣一語永爲不朽矣。敝友煥圖一律亦要高和。切慮和尚或倦削牘。故渠不敢易啓。憑僕致意。勿曰失敬。伏乞允容。香比丘深感。

盛意口噴噴弗置。諒鑒時下霜冽。貴體何如。不可風之疾頗差也。否。萬惟爲法自玉。不宣謹白。

又

嚮者辱蒙特差柏侍者訪及敝舍。賜以答柬。加之妙墨。及手爐一事。薰盥披讀。情意深厚。不覺三嘆。嗚呼和尚者五千里外人也。諺云。秦人視越人肥瘠。是豈非以水土不同。氣習亦殊。無鄉里之舊。乏平生之交。故歟。迺不佞何以獲此盛意於和尚也。毋論不佞幼耽典籍。景慕華風。卽和尚亦以不佞箇中人哉。四海爲一家。天下皆弟兄。名教中外。將異將同。況不佞蕭

然一在家頭陀省吾固已言之。宜其臭味同也。人或勸不佞參禪。禪何可參。或笑不佞不會禪。禪何可會。或謂不佞天生禪。此猶作禪會者。雖然。這般說話。不佞亦自嫌其似禪。不佞與禪。終是沒交涉。是或所以與和尚相忘形骸外者歟。重荷賜愛。故聊及此。公堂再面。不佞當日召在世子左右。不得遽離職局。私自款語。可恨可惜。但憑甘露味三字。遂如所欲。曩昔半日之間。迺得與此生相隨矣。行及硯凍呵毫時。倍當知和尚之愛我哉。意法旆迫。當西指秋色將盡。芙蓉峯上雪寒。色照人。不識中華有此好孱顏否。岱華想

當相伯仲耳。琵琶與西湖。終何如。忙中不要賜答。回山之後。或能以此二事相報。幸甚。路上善食。自玉東州所出乾栗子一篋。聊將菲意。此物京洛所無。故上粲入茲祈。香洲煥圖。各上書奉謝。謹致不宣。

又

青鳥報信後。月之晦者。以明微者。以盈盈者。殆乎復虧矣。而不修一字於左右。也不佞之罪莫甚焉。維時風氣之不干常。同僚多病告者。省吾亦擢職。祇命于左右。而百冗蝟毛。獨集于不佞之身。則不佞之不獲離局。以執謁者。爲是故也。雖然。猶且日日引領北望。

以謂冀其有少暇乎。其或舊盟之可以尋也。以至於今而不能矣。是亦卒於不能焉耳。方客歲之別。則曰。以期來歲。歲來而不可期。天之慳良緣也。甘露堂中話。終爲杳然。獨以省吾之在側。是以自安已。嗚呼。旣先之以槭教。又申之以盛意。庸何能謝。伏惟和尚策膺寵錫。紫氣被身。德望日邵。聲譽日延。方此繁務。勉哉。令圖纔修尺牘。聊候起居。是亦不獲已也。古人曰。十書不如一面。唯和尚賜照。外具菲物。少將鄙意。勿卻是祈。

又

前奉書候起居。且以謝怠慢之辜耳也。豈意更辱答教。辭旨儷美。情義兼殷。何其見憶之深也。捧誦三四。以至所謂游賞之地。輒以少不佞爲恨也。不覺憮然久之。嗒焉不勝神往矣。而其後不佞奉役。敝園鞅掌之間。能獲偷閒於八十八境之勝。則亦猶和尚今日也。此焉而想彼。今焉而推後。緣若是乎。慳而神若是乎。遘也。造物之弄我哉。聆日朝城恩賚大腴。可謂不隊繩武也。又聆讜言諤諤。若其行也。天下蒼生之福也。則和尚亦吾名教中人哉。神道設教。有以將之歟。豎儒輩足愧死焉。敬服敬服。所托一事。早辱妙筆。惠

之所及。不但不佞也。時維首夏。杜鵑適鳴。想回山之期將近。嘗聞之君子贈人以言。三教圖像一函。國工狩野永真畫。日題鄙語于上。雖非君子之言乎。鈞之亦言也。是足以爲贈。謹奉左右。惟祈神鑒不盡。書成適有賤冗。未輒果上。昨日迺蒙高徒石窓師捧腆。貺二件。儼然貴臨。口致盛意。綢繆之至。感激不已。切憾局事正急。簿書填委。不能洗硯滌筆。改布肝腸。敢就楮尾。聊添數字。萬望海涵。明日五十三亭。山長水遠。再面難期。臨風於邑。伏惟珍重。自愛。草草。

袁了凡先生功過格實爲勸懲設也。拙荆在世。譚作倭語。命工上梓。板共二枚。藏在于家。今謹送上。蓋士人藏板。人自不識。求者甚夥。或付書舖。則爲射利之具。伏煩和尚帶回本山。打若干本。廣施世上。利益無量矣。拙荆平生雖未克信因果。然其好善出自天性。故是么麼。聊以酬渠志願耳。鑒納爲幸。

又

西歸。歸則直欲走宇縣。上磔嶠。謁和尚。然後就館。刷人所也。來別不斐。以道之。故因裁數字附上。始

行後集 卷之二十一
理師還時。亦嘗修木桃之敬。不知能無浮沈否。方今金颶漸韻。玉澹已纍。煩歎去體。涼爽披襟。想和尚解跡離蒲。曳錫鳴屐。消搖乎山谷間時也。眼界之所及。足迹之所涉。亦能有娛心陶情者邪。宇縣古稱菟道。有稚王者居之。方其與鷦鷯氏相讓天下也。讓而不得。則死之以解天下之望。其大節固超泰伯伯夷而上之矣。方其讓之時。民賀賀然莫知所之。貢賦委路側狼藉。然今其秋矣。收穫雖昇平乎。豈若彼其時欲貢不得貢者比哉。和尚倘得其遺碑。若祠於茂草荒榛中。試一標榜之邪。不朽盛事也。其後數百年有喜

撰法師者。廬于菟山頂。神仙中人也。善國風。雋詞妙語。着人齒頰中。洗而弗去。嗣後有左相藤賴通者。作為菟語。瑣瑣卑矣。今試聽岡生之霏霏談。或能勝之矣。其後則三位源賴政。奉高王。戰敗而死於平等精舍。扇苔至今乎猶存矣。十萬兵化為螢燿。夏月團團乎菟水上。冤結不得解云。亦在和尚一懺而已。其後又數百年于茲。播在口碑者。率蝸爭事也。岡生諳演史。則頗言之。和尚禪餘一聞其談。亦堪消閒也。生頗為諸貴介公子狎。及其去也。顯然俟其再東者。不但數人而已。渠則稱道和尚大恩不已。更賜青盼。感曷

能輟渠已改過自懲請厚遇之它在生之口不備

又

條風吹物衆竅皆響殊覺調調之刁刁莫不從東韻起矣山中草木想當出和稚音與造物相酬答亦東方之韶濩哉悵然作如是念者久之忽接赤牘茲知清福自如爲之喜躍寶笏七珽西嚮拜嘉祇不斐執心制者再暮未浹客歲陽九維嶽降殃土伯齧角敲棘婁驚上霾下溢庶覲桑田由是警惕頓企祖鞭自顧疋羸殆不勝衣奮激之至愍開晚暈雖然宴樂尚違幃第唯影風人之趣久矣絕口泯泯大國寥乎亾

聞信乎出世入世有鐵圍之阻也遂使子墨客卿日
邈邈就役簿領中以不能步驟宮商五音之協宜其
憾于新主人不似舊主人矣不啻負客卿亦負春風
亦負腴貺何如何如將竅青牛過關想其臯累而忘
首領之罷也所奉三事前教見允其亦何以獲是
愛於方之外夫不知所謝二來一反勿討魯臯爲幸
萬惟不悉

又附別幅

亢旱涉歲熾熾殊不堪也不知貴山氣候何似老和
尚起居眠食何似聞荷疾津南徽靈馬山神女又不

知打摩竭報。頗洗然乎否也。顧春初賜書。重以厚貺。以採薪之憂。故闕然不報也。尋值國艱。法旆東下。則不得趨謁請罪館所也。特差理侍者下訪。則又不得對侍者躬謝也。不佞茂卿之所以答頻繁之惠者。唯省吾口吻。是藉豈不慢失禮之甚哉。老和尚猶且弗之罪矣。迺使省吾致其意者。愈益惓惓焉。猶記省吾所傳語。勿讀書。勿書字。若畫若棋。勿近火爐。勿使腹胃烹冷物。是何其辱愛之渥。一如兄弟親朋相為休戚者言其然也。夫老和尚五千里以西人也。方之內與外交也。而其愛之至此者。感曷能已。方今以憲

廟卽天。府公告老而不佞亦得以養病城外市樓中。閒散自適也。日偃臥風榻上。咏哦為娛。而精神漸蘇。稍稍乎復故吾矣。緣此而益艷老和尚山中居哉。吁。嗟嗟。近又聞貴山初祖隱國師塔銘。往歲南源禪師屬商舶來往者。從中華購致。寔為大學士杜立德製。而中間事故不果立。而及至老和尚方始上之石也。可謂甚大盛舉矣。國師而有兒孫若是者。可不謂孝矣乎。獨疑高國師亦列祖中有幹力者。而不之克舉。以使老和尚得擅美於後焉。豈事皆有因緣邪。及覩其文。則鄙俚疎謬。辭理皆乖。殆贗作也。豈世好事者

將欲以騰謗於老和尚。而故以贗文傳播四方。邪。不則老和尚何迺不之察甚也。伏惟老和尚塵外高致。本不藉文章表見于世。則其於是舉。亦惟一味孝心爲之。而其它不暇及邪。雖然。文章不朽之物。要之非細事耳。工拙猶可不論。真贗何可不察。且也。謂禪不以文章乎。沒字碑以倣岱山封處物可也。業已以之乎。贗物庸詎足以爲世美觀也。則知南高二老。亦疑之不果立。爲二老逝矣。今國師兒孫。能以雅道潤色祖猷。若關之香國。洛之月潭者。何限。老和尚何不試爲一訪及也。大氏分尊者。卑幼所難其言也。最當虛

已卑聽。務使盡其意。爲夫在石者。猶可鐫而除之。人口者。不可漱而去之。老和尚其再致思哉。不佞之於國師。風馬牛何干。而辱老和尚之愛者。獨至。則義不可不言也。故敢言之耳。若夫所以爲贗作者。具諸別楮。觀期季秋。非近爲之。悵望不乙。

近得人所傳隱元國師塔銘以讀之。而知其爲崎人贗作也。故謹表出其贗最易曉者。列諸左方。請老和尚鑒照。篇題曰。勅賜黃檗開山隱元老和尚塔銘者。是最不可曉矣。勅賜謂清帝邪。明朝邪。將吾大日本天皇所賜邪。所賜者塔銘邪。扁額邪。黃檗之下。係

以開山二字則必爲東黃檗也。東黃檗扁額非中華所賜。則是必謂塔銘賜自帝。而杜奉勅撰也。則最第一盛事。而敘中不少及者何邪。杜立德下無奉勅字者何邪。若或爲吾 天皇所賜。則中國未嘗以皇帝予我矣。大學士堂堂中國大臣。何至甘書勅賜哉。勅勸鞠至此。其非華人少讀書者所作明矣。况其於爲杜立德乎。且老和尚三字。是交際相稱呼語耳。或和尚或老和尚。或老大和尚。皆隨時隨人低昂不一。特對其人及書柬中用之者。翰林詞臣作文章。垂于不朽。豈爲此人情語乎。篇中又有酒井空印閣下語。最可

笑之甚。段使立德修信其人。吾不知其能以此見稱乎否也。篇中又曰。上自皇朝宰相。遠暨東國王臣者。以下文曰。天子國王宰官觀之。則似並舉帝相者。而皇朝字實包括在朝者。則前後文大不相蒙矣。然是猶用字不瑩處。可置不論也。至於東國王臣四字。中國詞臣此筆作文。固當如此。而下有太上法皇詔問。奏聞皇情。御香宸翰。及朝士京尹列州牧伯等字面者。何前後大不相應也。意者賈客來寓崎港者。或當作如此等語。而譯士不識皂白者。日常慣聞。迺謂是何妨也。殊不知段使商賈無知輩。在唐山作此等文。

章萬一發覺必坐以叛國之罪矣。而况謂士人而作此哉。又如下曰寬文戊戌曰延寶癸丑者。其與萬曆順治並稱無別也。皆中國士人所不敢爲。或諉曰詞臣作文紀事。要不失其實。據實以書。則亦當別有書法。決不至如此混同矣。又如曰三代楷模者。似謂三世爲帝師矣。而其三世者。若不併舉中國東方。則代數不足也。然者是亦同一混同。又曰曩因海氛梗塞兩國未通者。兩國二字爲匹敵語。中國本以無外無兩自居。則朝臣決不出口之言也。古昔中國分裂。南北兩帝。如六朝及宋遼金時。講和通信。詞命用之。而

其時國中。所自作文字。則無之矣。亦譯人慣聞賈客卑諂語。以爲理當然耳。又曰大明萬曆二十三年者。凡稱皇稱大。皆臣子尊當世之詞。豈有清代之臣。而稱前代以大之理哉。又曰甫六歲。父客於楚云云。比壯母欲爲聘。堅執不從。惟以尋父爲念。於是足直抵豫章。至金陵。歷覓三載。杳無踪跡者。亦非華人語也。何則。豫章固爲楚。而猶有湖廣一省數千里地在矣。金陵實爲吳地。不得謂之爲楚。上曰客於楚。則其未的識在江西與湖廣者可知也。及師尋之止抵豫章。輒旁趨吳地者。豈非不情之甚邪。向讀高泉和尚釋

門孝傳所言亦同。豈其少年東來。實未諳輿地。邪。況譯士以賣買事情爲第一要務者。亦豈識禮制輿地爲何物哉。且敘中曰。此方行化。銘中曰。東來開化。興福崇福。不係州名。皆崎人贗作。不覺逗漏處。其在東事迹獨詳。而在中國者則甚疎略。最可以証其非華人所作也。若夫文辭鄙俚。事理疎謬。語意重複。篇章無法。凡如此類。不一而足。何遑枚舉。想必崎中譯胥姦黠者。所僞託以爲賺幣之計也。不則何其口氣一似傳奇小說中語邪。但傳奇小說。迺爲俗人不學輩所樂聽。以爲極妙文章者。則使不佞枚舉而悉摘之。

亦或當有疑而不信者。爲故特摘其大紕繆失體面之甚者。以呈左右。冀老和尚更須廣與同門中學識者商議。或就原藁脩飾。或別謀更張。以勿貽誚於有識士之藻鑒哉。忽卒中急書以白。言詞容無倫次。伏乞海涵。

又

敝友省吾。奉使龍華新刹也。不佞茂卿。敬寓書於老和尚下執事。茲惟老和尚動止清嘉。智福日升。以應長者布金之請。翩然來乎峽峽之氓。實始獲眎上國之儀刑。聆中州和雅之音也。可謂日鑿混沌之竅。殆

且盡之矣。而其吹無孔操無絃。以使峽之氓若鳥魚百獸。率胥踴踴焉者。猶爾帝江氏之歌舞哉。嚮因高徒來都下者。惠然訪不佞於護洲之士。獲一二其狀。而西嚮欣然者久之。顧客歲從省吾所。拜椽筆之賜。獻歲載陽。又從書郵。拜雲槩之賜。辱愛之渥。尚且闕然不報也。殊覺赧汗更渥耳。獨奈不佞茂卿近來傲骨漸蘇。惰氣愈王。日唯偃卧元龍百尺樓上。而不干世間應酬之務者。業已一年有餘。其朝老藩也。亦唯一月之間。不過三四次。稍暇則科頭箕踞于庭樹重陰之下。白眼睥睨乎禮法之士。時或酒酣耳熱。搗秦

箏弄洛笙。而伶工瞽師之與從也。自謂此可以娛殘生之間。而稱吏隱閒哉。又自謂此可以與夫吹無孔操無絃者何殊哉。可謂夜郎王之孰與漢大。而野狐外道稱尊於無佛處也。亾論其陽春下里。高卑調別。誠知怪僻放慢之態。不可以陳於藩所嚴事。若老和尚其人前。而箏硯荒落。職此之由者。是或不可以使不知其狀焉。則聊以自解者乎爾。雖然。忽聆省吾之往。則不得已於竿牘之末者。甚矣哉。宿習之難乎免矣。時下霜露愈淒。歸錫千里。西風吹面。伏惟自愛。

又

日昨辱天侍者儼臨弊廬。口語殷懃，申以嘉貺，感不容已。獨憶老和尚，此來三扣館門，而三不接也。歸期忽已明日，而我心復隨五十三驛之長也。嗟哉！一路風霜，戒之慎之。書不盡言。附貢時菓一籃，聊將片忱。魔留是斬。

又

理端禪師奉法差東下，弗遺葑菲。辱接華牘，感刻曷諼。破泥細玩，小措成行。手澤宛然，方夫僧夏結制，千指雲集，叢林繁劇，宜莫過是時矣。而其百般清規，司存森備，豈謂無有一二某某書記拱立左右，受口占

輒成者，非恭必勤，想見其人。老和尚真不圻福人哉。況其和氣傳楮，睟容映墨，游刃綽餘，精神素全。顧自今春法旆載藩別墅，繫匏職守，不獲趨謁，而發軔而在途，而回山，以至今日。唯聞平安，未覩平安者數十日。而今而後，迺知老和尚真平安哉。既不獲與老和尚相見，會不斐震，良作祟。閉門養病，頗屬間寂，留理端禪師清譚一日。尚謂是老成人之典刑邪。益恨不獲與老和尚真相見哉。噫！甘露堂中甘露味爲何。至今饒涎長三尺也。時下鬱熾，尚在萬惟自重，不乙。

與香國禪師

憶辭出門時則已近春矣。輒蒼黃走上舟也。翻覺心
旌之念益與波搖。搖乎哉。不佞嘗與諸善華語者。石
鼎菴。鞍蘇山。及所偕岡生相識。則每擊節以爲希有。
未曾有矣。而亦唯一鄉士耳。及聽老和尚之譚。雅嘖
隨口。枕福惟意。不知一莖蓮。其大能幾許。而迺得吞
三吳吐八閩數百千里地者。殆乎愕眙莫措也。是何
啻稱霸斯道焉耳。誠所謂長廣舌相者。非邪。歸而困
寐而夢。夢而醒。則其琅琅之遶耳乎。猶疑日本橋在
脂那川也。何況瀟灑之標惹一塵而不着。空洞之量
容萬人以有餘。不佞之惘然心醉。以至今日也。方知

嚮者從省吾所讀老和尚所著述。以謂緇林麟鳳者。
特其土苴已。嗣欲脩謝會。本府有慶事。加以詹卜未
定。鄙冗頗蝟。臯緩迺爾。伏乞恕涵。所訂一事。彙具附
上。賜覽後。卽當見還。欲據彙急寫往諭。未知尊意謂
何也。又嚮者在坐。覩崎人高玄泰字。意欲得其一二
幅。而一時緣貪聽老和尚吾伊作金石響之所奪。遂
爲忘言。未審其人已還否也。儻未則敢請一方便也。
且要爲通賤名。以便日後鳴謝。則或添天涯一相識
者。亦游道之益廣也。統憑鼎力。已塔銘一本。謹壁時
下暑酷。自玉不罄。

又

去月對信作報。卒卒不知爲何語也。信回後。尋繹雄製。而後擊節三歎。尊者真末法富樓那哉。雖然。昔時富樓那。但向舌端作活計。未足以擬尊者已。要之無中生有。空中樓閣。是自執文最上乘。與予嚮稱毫端飛幻色者爲不妄也。大氏緇流。建立沒字碑。自詭不作世間業。使睹尊者此序。當自悟其未徹耳。近日俗冗殊絆。久缺聞問。今特將套紙十張。隨原稿送上。暇日一揮。心畫心聲。普同流布。信受奉行。者不啻如白衣老人。從耳根獲圓通者比矣。新刻問槎。畸賞一部。

附覽時已夏五。漸熱未審。尊候何如。好自金玉。它不罄。

又

昨在駒籠。忽聽紫公游貴寺。尋過省吾舍。論文。輒及吾禪師性靈之籟。夜歸則得瑤槭燈下。是日何日。一日之間。三及吾禪師。乃始之羨之。中之想之。終之宛乎。玄標也。風月樓頭。餘話勃勃乎衝口出矣者。猶是紙墨上相見。奈其把臂之不屢何哉。井宅高作。亦所謂風與水遇。成文者。失粘重犯。庸何傷乎。不佞當日止六句。臨還。妄續成一律。大不滿意。雖然。平生能教。

文字。有受我驅使。是寸長耳。曇陽子傳。一半在字匠。許謄寫未完。嗣當取上。其起意欲行世者。乃增上寺。一上人名覺玄。法膺三十。世膺與不佞相若。白業暇。餘留意風雅籍。在一字班。一字班在彼山二千眾中。是其錚錚者。與食官俸。故皆多以尊宿自處。而覺玄獨不然。抱謙執冲。廣詢周求。誠為難得。與不佞相識二十餘年。亦欲一執謁座下也。嚮以吾禪師慨許。意相報。渠大歡喜。若獲拱壁。序成當相偕候謝。其人實非俗僧。故不佞敢聞座下。已時炎溽殊困人。為禪自重。不備。

又

失候。幾涼燠。正爾奉憶。忽接瑤函。就審老和尚道候。清亨。且以本月初五。值六十華誕。既蒙寵召。且徵鄙言。感荷曷已。恭惟座下。道尊宗門。龍天呵衛。享此榮壽。理所當然。自此以往。彌高彌劬。如昇如茂。永為緇素之瞻望者。又何疑哉。賀敘一篇。敬貢左右。獨奈石生。昨日捧致。而明日又值家忌。歌哭不同日。是自孔門遺範。晚聞而早發。不遑淨寫。鹵莽敬斜。體式多舛。是寧足當盛筵。上諸名彥。觀玩哉。但以酬平昔一段契誼耳。伏乞藏拙。禮俗所限。不能登慶席。親覩榮儀。

帳恨不少。外具壽果一篋。併將非意。不備頓首。十月四日。

又

日桃侍者儼臨辱華翰之惠。副以大小書牋二十。書套十二。來麪五囊。伏審盛意。崑以酬不佞。前日以文字供養云爾。夫如來藏。閔深所有。種種微妙。無上莊嚴。其何人鳥。天宮娑竭之府。所能比擬。其富有哉。而沉人間言語。段使窮美。殫頌。辟諸指一粟于香海。多見其不知量也。唯是蠹魚後身。猶爾窟宅衣食乎。斷簡敗牘中。所知識。唯結繩以來。四目人之遺塵。塵乎。

以其腹中秒忽許。墨滓爲可讀。不可讀之語。猶然亦唯其生平齧嚼斷簡敗牘者狀。詰曲旋環。伎倆止是躬自思忖。此外莫有以可貢左右焉者。則不免以此爲壽也已。何意深中尊意。乃至以獅強見。比前身蠹魚。我猶得知。蠹魚之前。爲獅子。爲凡百生靈。是自和上所見。何干我事。但所惠楮皮化生。亦深中蠹魚之嗜。當日桃侍者忽忽辭去。不及作答。今特此布謝。不備。

又

青鳥一飛杳無消息。曳領闌風之苑者。何啻日月焉。

不覺釋裘穿葛。烟梅青黃。未審道候輕利。眠食得勝否。弊廬距赤坂不甚遠。時時與井可觀把臂。莫不及于道標也。憶舊歲玄教兼腆。貺疊賜其時。因高价另幹欲急還。不及作字。口占奉報。一則高价見史。二則爲心所欲言。實非草卒可盡。另擬特裁。覩縷故也。其翼岡生來訪。謂當不日奉扣。遂削槩託達。其後每面岡生。但及尊履。而此事之不問矣。雖屬孟浪。亦謂此繫木李。不必再酬耳。何料渠不果往。以致陸沉。我書迺甚殷。豫章之不情也。近者偶值酒間。因事言及。始得知之。不但責彼怠慢。亦自懷愧。慙切慮和尚以我

爲匪人哉。事非由己。仰冀海涵。因欲以本月念三念四念七。此三日之內。負荊躬謝。未知法暇。定在何辰。伏乞明示。肉袒之期。萬當面訴。井可觀藤煥圖。亦欲偕謁。同憑致意。菲物菓子五箱。聊申芹私。不備。五月十六日。

又

舊臘辱蒙不遐棄。飄然見顧。得敘故懽。幸莫甚焉。轉眄間。攝提回杓。歲事忽遽。不佞雖病平。勉強風塵。不遑寧處。迺不能脩一介之使。酬厚意。深可慚惶。茲惟老和尚。道候輕利。動止無它。伏知東歸之期。行將相

通夫品川一衣帶之水尚且相見不繼則五城樓頭
之月徒耿耿夢寐耳豈不憾乎敬卜初五初七初九
再拔法駕惠然光賁鄙願也祇今吾黨之士頗耽聲
樂絲竹匏革叢然皆備雖非道人之娛亦豈無頽伽
之調哉敢請擇一日相報不佞敬當掃逕竦竚萬淮
鑒亮

又

風暖草芳鳥語娛人房山之螺品海之殼想將獻笑
於香臺也伏惟尊者起居輕利不佞抱疴斗室不能
一走驛道以候左右深為歉然嚮奉回音許以去月

二十外數日賁然來臨掃榻奉竚者久之然其言不
驗徒疲不佞頃領已暮春之日行將盡矣東歸之期
必在且夕不知尊者以何教不佞也倘果能忙了半
日於我草堂則不佞幸甚敬此端人以候伏冀惠然
擇一日見報懇懇不既

又

師遂以明日發邪不知所以留之也徒悵然爾前日
草堂之會真千古哉不佞疾作不能詣別可不謂天
乎詩一首覽古辨一通副以乾柿一篋獻諸左右寄
富居士及佐容翁各一緘滕東壁與富居士書伏煩

行役集 卷之二十九
高徒致之幸甚。居士寔甚。尊者其留意諸不佞謀所以宥其罪也。一二年若二三年。必將有金鷄之報矣。時維風雨不常。千里之行。尊者自愛。草草不備。

又

尊者之枉書者數矣。而值不佞之疾也。疾而不愈。懼天命之不永也。閉戶而修先王孔子之業。為呻吟之與吾伊。雜然有聞於戶外。外人則謂維摩示疾。豈其然。經夏涉秋。及至冬月。疾稍稍愈。而所修之業亦成矣。方其修之時。沈淫之思。有出萬古之上焉者。恍乎三月不醒。由是忘尊者之書未報矣。罪其謂之何。尊

者必將謂文字海。猶如生死海。亦其所也。醒而取尊者書以讀之。方外之義。何其殷哉。所命錦雞贊。謹援筆題其上。病餘手顫。字拙甚。聞彈正君者。大邦之貴戚。卿也。貴人多諱忌。想必不愜其意耳。壺碑。松島碑。雙鈎書。附便送上一山書跡。子昂哉。風流可掬。如壺碑。則將來之晉唐間也。不佞藉尊者之神力。而得寓目千里外之物。幸莫甚焉。時維玄冥令行。伏惟尊者眠食輕利。蒲團無恙。富春洞岩書。併付筒中。煩沙彌致之。餘未既。

又

報尊者書一月許。又得尊者書。因知尊者無恙矣。方此嚴寒。北地愈當甚。乃矍鑠若舊。足以見其所養已聞。頃浴神女之泉。豈仙城故爾。使人不老邪。健羨健羨。前呈錦雞贊。出於病餘。所構神氣。息喘十指如懸。推何能佳也。枉承獎譽。殆將愧死。且以彈正君所贈織紙布五端。推以及不佞。細眎精緻。不異繭中出者。而潔白踰焉。苟非姑射神人。冰玉爲膚。何能被服此物。而神色不怯哉。仙城之名信然。雖甚厚惠。轉堪泚頽。彈正君書承示及。讀之頗有風雅致。知尊者不誑語已數日。前肥前君者。突然寄書不佞。併有所贈。不佞未諳其人。亦未審何故。雖連城璧哉。按劍叱者。非耶。不佞乃勉強報之。仙城人其所爲。豈與人間殊耶。因辱尊者知。併及之。餘未旣。萬惟自重。

又

正月下浣書。以二月中浣。乃得接讀。此方新年。五見雪寒。至今猶甚。病軀殆弗堪。乃知尊者納福龍天護持。使然欣慰。欣慰。茲審所教。人性不同。若其面信哉。言也。雖不佞。豈謂其必同乎。祇嚮者所謂仙城人。與人間殊者。嘆辭乎。爾何必譏誚之爲。夫五城十二樓。儼然與金華瀛洲之相映。人生其間。豈與人間同哉。

固其所也。蓋雖尊者猶未解不佞之意。已不佞多病。不堪人間事。性愛閒而蠹魚結習未銷。又嬾甚而深惡世俗之禮。乃藉近歲一二舊知如尊者者揄揚之。虛名播在世人牙齒間。遂致耳食之徒相求不已。甚乃至以書奴見待。索其墨跡如蟻慕羶。紛紛可厭。應接之不暇。大與吾性戾。故不佞心生一計。持先王之禮以拒絕之。若有貴人見召。則曰禮不往教也。見訪則曰士無紹介不相見也。或因紹介請見。則曰病不堪也。如舊歲肥藩欲見不佞。請之吾甲侯。而甲侯命之。則不佞不得不往見之矣。乃當其初見之時。輒稟

以病不堪者狀。而不復跡肥侯之門也。於是乎不佞之廬無貴人之轍矣。然後不佞乃得不爲俗物所嬈。日鼓琴諷咏。蕭然自高人間世之外。以遂其病懶之性。豈不媿快哉。所憾晚有豐豫二使君者。屈其五馬之尊。前後三顧不佞之廬。不佞雖敖乎。不能不往答其禮也。二使君者。則輒倒屣相迎。虛左延之。握手爲布衣之歡。俾我脫其禮服。加其煖冒。食則對案。書則捧硯。善修先王之禮。而不待我以世俗之禮。則雖不佞亦莫如之何也。已於是乎不佞之廬始有二使君之轍。而不佞終不能全絕貴人以自高者。豈不憾乎。

大氏人間貴人皆爲不佞拒絕不得與不佞交而二使君者獨不中不佞之計則不佞嘆謂三使君者其所爲殆與人間殊邪今肥前君者雖未能修先王之禮然能千里致書幣求與不佞交不佞欲却之不恭也亦以在尊者之邦故不忍使其使徒返乃勉強報之若俾非仙城人不佞烏能破格待之夫千里之外未識不佞面而能得不佞之書殆非人間貴人所能爲故曰殊邪何必譏誚之爲雖然不佞亦欲其無繼也惟尊者亮之

又

人或傳師復南游者非邪輿距此千里道暘茲艱師之春秋高何以能堪此熾熾也師曩惠我尺一之楮詩二首文一篇金叵羅一副之暇日乃發其楮讀之亾論揄揚具至亦惟空洞之腹尙何所不容乎細眎敘事如畫作字如蠅頭其詩與文健甚則雖師之春秋高是迺強壯者所不若亦足以卜其行履矣深慰鄙懷若不佞年僅踰艾衰相盡現師之所褒借種種迺不佞以之藏拙以之養病惟我知我豈不發長大息哉去秋不佞疾大作可死而不死愈則東壁疾作遂不愈以死四月十三日也渠平生不得其親戚之

力惟不佞是倚。故當其疾與死。不佞之百事皆廢。是其所以久留不報師書之故也。蓋昔者享師于草堂。張樂乎東壁。橫吹以倡之。賦詩乎東壁。曼聲以和之。而師所賜金叵羅。亦東壁能三酌以賞之。今則亾矣。哉。渠久沐師垂青。故以報知耳。師留錫能幾月。亦或能一惠。肯否。另扇頭詩一首。聊以奉贈。萬惟丙照。不具。

東壁平日所著。不留稿。死後諸友人。百方搜求。行將上棗。師囊中。或有所藏。不拘詩與文。冀以見致。雖得一首。亦足以酬諸友友之心。已富春書松軒

書附上。倘有東奧信願。以置其郵筒中。千萬。

又

忽辱慈教。因知尊者齡陞七表。弧辰將至。緬想仙城。緇素膜拜。稱慶者。絡繹乎踵。至大年之門。何啻千百。深堪欣羨。以不佞辱在契末。迺微一言。夫以不佞辱在契末。而雖微尊者之言。亦何忘也。祇病癩已甚。其辭不腆。亦唯塞責焉耳矣。豈賀云哉。伏讀尊者作書。蠅頭細字。數千百言。機辨鋒起。春葩競秀。以此高年。精明不衰。則耄耋期頤。如承蜩矣。亦豈必賀云哉。又承以春間不佞奉答書中。欲其無繼云云。而慙愚具

至極其抑揚。何婆心親切如此。其至也不佞素抱一箇懶字。應酬變化。皆從箇中生。有何道理。乃爲尊者一勘鞫。殆無處乎置身也。嗚呼。豈特一超諸公子已乎。卽雖豐豫二侯。亦欲其無繼者。是茂卿也。懶斯簡簡斯默。雖默乎。不學維摩。何況王戎哉。春叟金鷄亦終無繼矣。是則非不佞所欲耳。藤生一書一律。想必稱賀尊者者。則有稿存。不勞寫示。承望尊懷。謝何能言。秋霖作沴。彼此皆然。聞奧中轉甚。未審或損香積乎否。霜降氣發。萬惟爲道自珍。不旣

又

嚮者報書。未幾荐辱手教。益審尊者清嘉。深慰遠懷。千里之遙。往返如織。宛在近境。因知薩埵大慈悲心。如是其切也。伏惟尊者重諾。深堪倚賴。奈犁衆生。曷憂不解脫乎。不佞亦爲之安心帖意。萬莫有所狐疑已。承教不佞書中。通曉明律。與以國字解相付。此二句係緊要也。可謂庖丁解牛。中其肯綮。苟非尊者慧眼通徹。烏能若是乎。夫明律一書。盡海內儒者所難解也。而今渠以青年通曉其書者。是雖富春亦當疑其爲虛獎耳。故不佞明告以別有帳中祕也。夫大明律之難解者。不過此方學者不諳俗語。而崎陽譯士

如焉之輩。尚不能通曉者。以其為衙門中語也。譬如
 禪錄雖俗語乎。然非悉法門中語者。終不能曉焉。祇
 佛道玄妙。法律明白。是其所以殊歟。不佞嘗讀明律。
 頗費工夫。後來廣搜群書。得通曉明代官府中事體。
 而後回頭以看。則律令之書。明如指掌。是國字解之
 所以作也。伏請尊者。以此意告之。富春哉。萬惟玄鑒。
 頓首。



祖徠集卷之二十九

此書乃明律令之書。其法門中語。終不能曉焉。祇佛道玄妙。法律明白。是其所以殊歟。不佞嘗讀明律。頗費工夫。後來廣搜群書。得通曉明代官府中事體。而後回頭以看。則律令之書。明如指掌。是國字解之所以作也。伏請尊者。以此意告之。富春哉。萬惟玄鑒。頓首。

